

# 杜氏通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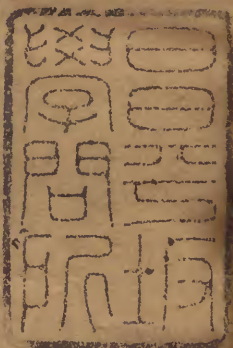
卷一百五十二  
五十四

## 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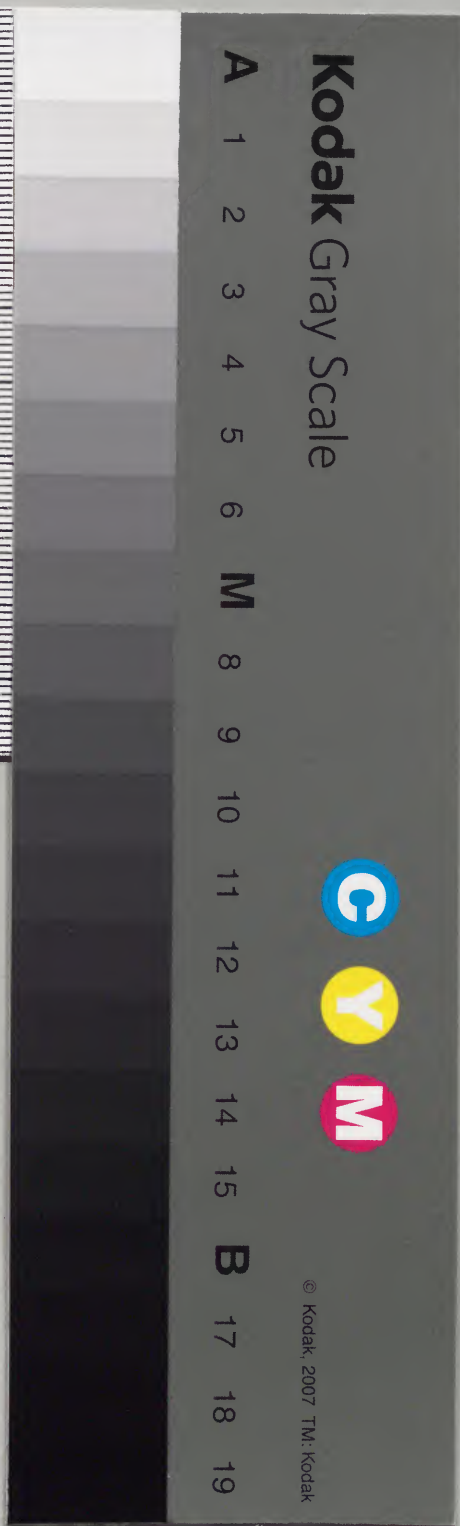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四二四	二四二四	二四二四	二四二四
函	號	類	
五〇册	六架		

內閣文庫		
二四二四	二四二四	漢書
五〇册	五〇册	類
一五架	一五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24
冊數	50	(37)
函號	293	123



廿七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二

唐京兆杜佑石卿纂 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刊

兵五

撫士

明賞罰

賞宴不均致敗

行賞安衆

分賞取敵

行賞招降

示惠招降

軍士志堅必勝

軍將驕敗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軍行自表異致敗

師行衆悲恐則敗

聲感人附

守則有餘

守拒法

附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



子可與之俱死。

撫士

綿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  
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  
之士皆如挾纊續續也言○又晉聲子詣楚謂  
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  
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  
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  
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

之則雍子之為也○戰國魏以吳起為將與  
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羸音盈  
糧與士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聞  
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  
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  
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  
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劉項相持之  
際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橫走歸  
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人入居海  
陽音島中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

居海一倒

五水集



小者侯大者橫身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改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島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漢季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乏絕

常一作嘗

疾心當作疾

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亦常食竟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後漢相帝以段穎為破羌將軍征羌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華寢與士卒同勤苦故皆樂為死戰○皇甫規延熹中為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疾死者十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魏將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代擅權遂舉兵稱匡輔魏室為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

余福軒



且戰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曰：為諸葛公死無恨。以至於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橫矣。成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也。乃免。曹冒陳而死。其得士心如此。○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寶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力。○又王思政守潁州郡城。東魏師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潁川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任。城遽辱主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效死。

謝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明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叩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泗交流。無屈撓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

余福年



纔三千人。遂無叛者。○後周武帝大舉伐齊。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北塹列陳。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自旦至日中。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人便退。逐北斬首萬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

於是齊衆大潰。○大唐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所苦。仍勒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疲。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迴行。次柳城。招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

摩



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明賞罰

後漢大將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勲勞宜賞則不吝萬金無功冀施分毫不與

賞宴不均致敗

春秋時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食音嗣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

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

行賞安眾

漢高帝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帝居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及所親愛所誅皆平生之怨讎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言有舊嫌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群

嫌下二有者字

江永厚



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三月上置酒封齒為什邾侯因趣丞相丞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趣讀

分賞取敵

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軍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

楚易敗也於是發使韓信彭越皆引兵來羽城下

行賞招降

漢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也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



邳郟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及聞豨將皆故賈人。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賈音估。

示惠招降

春秋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人將叛之。誰與諸已。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人疾而叛。為之聚也。若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

治當作治

諸一作居

盡

之費人叛南氏。○蜀大將關羽圍魏氏之樊。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吳將呂蒙襲之。兵到南郡。羽下守將糜芳降。蒙入據城。盛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是公事。蒙猶以違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朝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吳主孫權至。羽還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



厚遇其使。唐旋城城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與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間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陣鄉。眾皆委羽而降。

軍師志堅必勝

春秋時晉師伐齊。陳于鞮。晉解張御郟克。鄭丘緩為右。及戰。郟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木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於手及肘。余所以御左輪。朱般烏開豈敢害病。吾子忍之。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

車。子首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推車。張曰：師之

自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

事。致鎮也。集成也。若之。何以其病敗君之大事。擐甲執

兵固即死也。擐音患。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免之。左并

反。軍正。轡音患。右援袍音患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師

從。齊師敗績。○東晉將周訪討江沔。聞賊杜

曾訪有眾八千。進至張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

人有奪人之心。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

朝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勇冠

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小

免恐當作勉

畢

問



將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  
 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辰至  
 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  
 不得輒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  
 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  
 漢沔○東晉將朱伺善戰人或問之答曰諸人  
 以舌擊賊伺唯以刃耳又問曰將軍前後擊賊  
 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  
 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軍將驕敗

子一作盡

秦末吳子問孫子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  
 衆而強圖之奈何武曰詘而待之以順其意無  
 令省覺以益其懈必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  
 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衆可取攻驕之道  
 不可爭鋒○秦末項梁起兵吳中北至定陶再  
 破秦軍項羽等又斬秦三川守李由益輕秦有  
 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今少  
 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  
 於齊說高陵君顯封於高陵曰公將見項梁乎曰然  
 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

陸基印



及禍秦果悉起兵益其將章邯夜銜枚擊梁大破定陶梁敗而死梁自號武信君○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舉兵拒命遣將畧地河南州縣多下之隋文帝遣將于仲文率兵討之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鳩與迥將劉子昂劉裕得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音隄迥將檀讓擁眾數萬仲文以羸師戰讓眾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隋末翟讓李密起兵於河蘭滎陽郡通守張須陁以兵攻讓讓數為須陁

謀兵又驟勝驕恨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陳以待保為公敗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詐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讓合擊須陁眾大敗之遂斬須陁於陣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春秋楚大饑庸人率群蠻以叛楚庸楚之小國楚使庸戢黎侵庸庸逐之囚子楊窻窻戰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群蠻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將潘尫曰不可姑且與之遇以驕之彼驕



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敗。唯裨  
儵魚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三邑也。輕庸人曰。楚  
楚故但三邑人逐之。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  
駟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為二隊。隊部也。兩楚將子越自石溪。  
子員。音自。以伐庸。遂滅之。

軍行自表異致敗

春秋時。狄人伐衛。戰于榮澤。衛師敗績。衛侯不  
去其旗。是以敗。遂滅衛。○東晉末。和玄篡晉。宋  
武帝起義討之。玄敗。沂流奔荊州。留其將何澹  
之。郭詮。郭昶之。守湓口。宋武將何無忌等次桑

州。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  
盛。無忌謂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  
絕力攻之。眾咸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  
忌曰。今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  
取則獲。因縱兵乘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  
舫。因傳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眾  
亦謂然。因乘勝逕進。無忌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何澹之畏而不取。何無忌悟而取之。○宋晉安王子勛音勳舉兵潯  
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  
之。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

表 慶



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異。若善射者十五相射。欲不弊得乎。是日於陳為矢中而死。○東魏大將齊神武與西魏大將周文戰邙山。時周文見齊神武出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賀拔勝總之以犯其軍。適與齊神武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逐齊神武數千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以逸去。○東魏將高敖曹與侯景等攻魏將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大將周文率眾救之。戰於邙山。敖曹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陳。周

千五百作十

已

門

索縣繩又不得。拔刀剋到。追兵至。敖曹奮頭。詣曰。來吾與爾開圍。追者斬之。

行師眾悲恐則敗

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步騎七萬伐後魏。戰於參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逸。士眾還者十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垂由是自率大眾伐魏。至參合陂。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却還道卒。



曹當作晉  
圍一作聞  
孫子以下五別起頭  
士象實一作之廟堂  
懼一作難

有作若

善

聲感人附

夫聲感人。享宴將士。以激勵於衆。酒酣使拔劍起。衆作期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氣。絲竹哀怨之聲。不可奏。使人悽慘。損銳氣。挫壯心。則難勝。漢王圍項羽垓下。令師人四面楚歌。羽衆久苦征伐。思歸。遂潰。曹將劉垔守太原。羣謀圍之。垔計窘。吹笳聲寥亮。胡人久倦征伐。夜圍。遂潰。並具先攻其心。篇中斯以聲感人。

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後以不可勝待敵。之可勝。故待敵之可勝。則不可勝在己。言守備之固。可勝在敵。守備自修。理以俟敵之虛。解已見。故善戰者能爲不敵。有闕漏之處。然後可勝。

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有敵曉練兵。事策與。不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敵有備也。已料敵之。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強使爲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不可勝者守也。彼衆我寡。則自守也。可勝者攻也。敵已乃可勝也。已見其可攻。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形彼寡我衆。則可攻。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又曰。城若守備者。旋因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又曰。城使不知所攻。是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又曰。城有所不攻。多固糧。

守則有餘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



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蕭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不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必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眾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

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眾疲憊，果自解去。

守拒法附

城有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眾多，糧寡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灌溉可汎，邑闕人疲，修緝未就。凡若此類，速徙之。○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眾多，地形阻險，所謂無守而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狹闊，以此



四作七

三作二

退

及一作盡

為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  
 得一丈八尺四寸五分以高五尺乘之一尺之  
 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土  
 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三  
 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功二萬三千五百人三  
 百步計功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  
 出土負簣並計之夫功之內以城中壯勇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壯男壯女則志散而力不專遇老弱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勇人更慮壯夫不戰○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並填除之井有填不及者投藥毒

收不之收一作入

釜

木石甄瓦芟芻百物皆收之收不盡者並焚  
 除之其什物五穀糗脯魚鹽布帛醫藥功巧戎  
 具鍛冶秸藁茅茨蘆葦灰沙鐵炭松樺蒿艾脂  
 麻皮檀荆棘篋籬奎鑊盆瓮壘木鋏斧錐鑿刀  
 鋸長斧長刀長錐長鎌長梯短梯大鈎連鑊連  
 枷連棒白棒蘆竹為稔之順反挿以松樺城上城  
 下咸先蓄積緣人間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緝  
 拋石大小隨事○礮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  
 七寸○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  
 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城門縣板

艾毛



木為重城門。○城門扇及樓堠以泥塗厚備火。○城門先造連拒馬鎗壯銳以鑲連之。○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瓮二十口竈十所。○却敵上建堠樓以版跳出為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城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大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擊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二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率則百里可知。○

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尺上闊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閭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羶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銳驍勇簡募或十隊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巡城曉諭激勵赴救。○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為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十六步即舉一表撞梯逼城舉二表敵若



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  
 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擲稟音極板舉  
 蒼旗須炭灰稭鐵舉赤旗須樅木樵葦舉黃旗  
 須沙石甑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  
 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鷲旗須  
 皮羶麻鑠鈹鑿斧鑿舉雙兔城上舉旗主當之  
 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小丁女除營食之外皆令  
 應役城上分為八隊使識文者點檢常旗備擬  
 物為分部城內對敵營各鑿城內為閭門多少  
 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

分作八

孔

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城  
 先自鑿扇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  
 敵不得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  
 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轉關橋一樑端著橫  
 檢按去其檢橋轉關人馬不得過度皆傾水中  
 ○鉞毗音離戰格於女牆上跳出椽出牆三尺著  
 橫檢椽安鎡以荆柳編為之長一丈闊五尺懸  
 安椽端用遮矢石○布幔複布為之以弱竿懸  
 桂於女牆八尺折拋石之勢則矢石不復及牆  
 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

出一作去



兩梢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驚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歧。如鷲尾狀。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松明以鐵鑱縋下。巡城照。恐敵人夜中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懸大燈於城半腹。置警犬於城上。吠之處。即須加備。脂油炬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晝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行鑪鎔鐵汁。昇行以灑敵人。游火鐵筐盛火。加脂蠟。鑱縣縋下。燒穴中腔城人。○灰麩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目。因以鐵汁灑之。○

又作又在用下 反作及

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釵竿有曲刃。可以鈎物。○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滅。○天井敵攻城為地道來。返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井中。加火熏之。敵人自焦灼。○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甕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託甕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之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韮

審之之一作知

葉得



袋鼓之。又先為桔槔。懸鐵鑊。長三丈以上。束柴  
 葦。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  
 敵立死。○城上八隊之間。安轉關小拋二機關。  
 大拋一雲梯。撞拋等。其間先從城身用木出跳。  
 為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  
 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牆樓。石下  
 之處。出跳空中。縣生皮。羶毯等袋。以乘其石。城  
 內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火發之  
 處。多恐。奸人放火。但令便近。主當八部官人。領  
 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領親

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卒驚。及雜人。城上不得  
 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敵若推輪排來攻。先  
 以拋打。手拋既眾。所中必多。來者被傷。力不齊  
 矣。○凡攻城之兵。禦捍矢石。頭戴蚤帽。仰視不  
 便。袍甲厚重。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其  
 師逼迫。人眾煩鬧。我作轉關。文牆。騰出城外。以  
 轉轆。墜鐵索。索頭安鐵鴟。却當聚鬧之處。擲下  
 撥人敵。若兵眾氣盛。將卒有疑。即迴易左右。前  
 後或替。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  
 變改。飛書檄。必誘我人。速封馳送。大將每夜巡



水放

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偽契巡行所由不覺罰  
之覺則送使有外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輒不得  
問其事由外人輒不得與語○敵若縱火焚樓  
堞以麤竹長一丈鍍音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為  
袋貯外三四石將箭內放袋內急縛如濺筒令  
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處之救火每門常貯兩  
具如無竹以木合箭漆之而用並小濺箭二十  
具兼助之門內常以瓦貯水添用○敵若推轆  
車我作麤鐵環并屈桑木為之用索相連轆頭  
週到速以環串轆頭於其傍便處分令壯士牽

尺字一本無

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闊徑尺長一  
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其中  
夾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鑊擲下敦訖以轆轤  
物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并泥敦著即舉速放火  
炬灌油燒火○凡敵攻城多皆旺相起土為臺  
我於城內薄築長高於敵臺一丈已上即自然  
制彼無所施力○又於城上以木為棚容兵一  
隊作長柄鐵鈎陌刀錐斧隨要便以為之備若  
敵攀女牆踴身待其身出十鈎齊搭掣入城中

陳



斧刀助力。○城若卑地下，敵人壅水灌城，速築牆壅諸門及陷穴處，更於城內促團周匝，視水高中而闊築牆，牆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立後於牆內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城，不得雜役。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為一井，井內潛通引洩，漏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鋏鏃，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營，決彼隄堰，覺即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敵有驍勇衝門入來，門內多穿坑窞，又於重牆內卒出其不意，敵必傍走，自入窞中。○城

門外簡釋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即開門，勇齊擊，乘馳逐北，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應接為易。○敵攻日久，眾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眾，野無所得，糧路又絕，兵眾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擁守，防我城門，我當乘間驍雄四出，與城上人應期，內外齊攻，專精與疲急者尤絕，必須審察賊多偽謀，其所穴之孔，於城內深門為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入來，得三五十人，後啓發機關，自然先斃。○鐵菱狀如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陷馬坑長五尺，闊一尺，深



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鈎鑊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橫縱安檢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中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築乃建立木為之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內重短為閣道外柱木重長出四尺為女牆皆泥塗之內七尺又立閣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欄杆於柵上懸門壅牆濠塹拒馬守一如

閣一作閣

城壘法○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特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準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形圓上建臺屋覆之屋徑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為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放下乘屋四壁開覷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兩張拋石壘木停水瓮乾糧麻蘊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晨及夜半安舉一火聞警

放一作脩

羊一作羊下同



填  
掃

因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  
及夜半安火不來則烽子為賊所捉一烽六人  
五人為烽子遞如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  
文書符牒轉牒○馬鋪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  
路山谷間牧馬兩疋與游奕計會有事警急煙  
塵入境即奕馳報探○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斷  
道鑿闊二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壤平每日檢  
行歸令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游奕  
於軍中選驍果諳山川泉井者充常與烽鋪土  
河計會交陣日夕邏候邏盧於亭障之外捉生  
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游奕人知其前使  
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  
帳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  
胡祿守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二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刊  
兵六  
示弱  
示怯  
示緩  
示強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示無備設伏取之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敗之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  
用示之不能用  
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三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刊

兵六

示弱 示怯 示緩

示強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示無備設伏取之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敗之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

用示之不能用

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待

變詐一倒

惶一作惴

兵

校通典卷百五十二

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古之善用兵者能使  
安邑陳舟臨晉而度夏陽敵入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持貴賤不相救上  
敵人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多設變詐  
攻南引北亂之使彼合於利而動暴之使離亂  
惶惶離亂而不集聚合於利而動  
兵而不合於利而止示其弱

示弱

春秋時晉聶子謂楚令尹屈建曰若敖之亂伯  
賁之子苗賁皇奔晉以為謀主及鄢陵之役楚  
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  
族而已若夷竈成陳以當之欒書易行以誘之

君一作吾  
新正當作辛 騎一作綺

人上脫晉字

叛

中行二郟必克二穆欒書將中軍范變佐之易行謂簡易兵欲  
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易行謂簡易兵欲  
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子反死之鄭判  
吳興則苗賁皇之為也○漢初韓王信反高帝  
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使人匈  
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藏匿徒見老弱及羸畜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  
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也見示

周富壽



今臣徒往見羸齒老弱。齒音漬謂死者之肉也。說讀曰瘠瘠瘦也。此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業已行。帝怒以為沮吾軍。沮謂止壞也。材汝反。械繫敬廣武。遂住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後漢末孫策遣軍攻陳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申覆水。羣下衆寡不敵。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陳。不得還。

且

船登縱兵乘之。賊遂大敗。○陳武帝東討杜侯安都。居守北齊軍。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曰。令城中曰。有登。俾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明晨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後周末。隋文帝作相之初。尉遲迥拒命。遣將崔仲文率兵定關東。軍次蓼隄。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

崔忠當作于



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河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

示怯

周初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強，則如之何？對曰：當示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速而赴，擾亂失次，必離故所。伏我入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署更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單于，為約曰：匈奴即入盜

伏我入一作入我伏

急入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聊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謂牧為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五萬，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眾來，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赴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

赴恐當作餘



敢近邊。○戰國韓魏將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皆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蹶蹶猶也。蹶紀劣反。五十里走者半之。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并畢正反。孫子度其行期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

龐涓死此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軍大亂。龐涓乃自刎。○隋煬帝大業中。彭城賊張大彪。宋世模等眾至數萬。保懸薄山。寇掠徐兗。隋將董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為京觀。○隋末山賊孟讓。萬號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保都梁山以拒之。久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



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為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充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移竈撤幕設方陳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示緩

戰國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召闕趙奢奢對曰道遠險狹難救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

屋

一本無於字

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於闕與非趙地也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行趨之二日一夜至今善兵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闕與圍解○後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鑿塹圍周迴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遙見笑而不出爭利曹公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數月



理  
作  
珪

急  
一  
作  
息

城中臥死過半。尚將馬延臨陳鋒。遂克鄴城。○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  
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  
營。宣王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  
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  
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理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  
晝夜不怠。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  
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眾少而  
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  
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

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  
賊饑我飽。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欲何所為。  
自發京師。不憂戰攻。但恐賊糧垂盡。而圍落未  
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  
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雨。故雖饑困。安肯束  
手。當示無能為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  
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競發。矢  
石雨下。晝夜攻而拔之。○後魏末。万俟醜奴稱  
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之間。宣告  
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



聲言作星夜

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  
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使其大將侯伏侯元進  
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為柵者亦有  
數處且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晡時潛  
遣輕騎先行斷諸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  
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柵悉降岳  
聲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  
乃棄平亭而走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後漢初岑彭將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

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  
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早西擊山都乃緩所  
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  
彭乃潛兵渡泗水擊其將張陽於河頭山大敗  
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破諸屯兵豐  
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  
攻彭彭先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後漢  
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征之弇音甘張步將費  
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  
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

卷六

杜氏通世卷五十三

揚才



奔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奔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奔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奔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惱懼。費敢收衆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又令將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奔進軍晝夜中居二城之間。奔視西

胡麥

且

城小而堅。其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城乃勒諸將校。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奔勒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若先攻西安。定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張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窺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

陳才



君之言未見其空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眾亡歸劇。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春秋時，越伐吳。吳子禦于笠澤，夾水而陳。越為左右勾卒。勾卒，五劍相著，別為左右屯者也。使夜或左或右鼓

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

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以左右勾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吳

越春秋越伐吳，起軍於江南，乃具左右軍將，有私卒六千人為中軍，日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

五里，右軍銜枚，江松五里，夜半鳴鼓，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來攻我乎？因分其軍為二陳，拒越

越王乃以其中軍銜枚潛譟，不以襲攻之。吳師大敗，此語左氏傳同，其語小異，故附于注末。

者一無

江松一作江

謀不二字恐有脫語  
管下一有說字

軍一作兵

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王盛軍蒲坂，塞臨晉。

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

以木罌餅度軍。以木器加罌餅，以度軍，無船且尚密。襲安邑，虜魏

王豹。○漢吳王濞反，漢將周亞夫率師禦之，壁

於下邑。吳師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吳果以

精兵奔西北，不得入，乃大敗之。亞夫悟之而勝。○後漢

將吳漢、彭岑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

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屯黃

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

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今南平郡，即漢江州縣。泝江都

屯一作拒

陳才



擊

銘

軍

西一作而

兵六

後漢書卷五十五

十

江而上成江都江襲遣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城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漢軍至武陽，繞出道延岑軍後，蜀地震駭。○後漢馬援為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牙接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援陳寧向山西，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後漢末黃

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



馬當作馮

見此當作是

爭

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  
 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  
 圍○後漢末曹公擊破馬超超走涼州關中平  
 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  
 東擊馬超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  
 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  
 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息衆南守西河  
 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  
 賊不能與吾軍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  
 鑿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

爲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  
 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  
 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後漢末蜀將  
 關羽圍曹公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  
 陽曹公遣將徐晃救仁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  
 偃城是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  
 是偃城兩面建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賊  
 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家是楊聲當攻圍頭屯而  
 密攻四家羽見四家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



走

是擊之退者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泗水死曹公曰今日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後漢末田國讓守馬城為鮮卑攻圍之十重國讓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國讓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赴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眾散亂皆無弓馬步走二十餘里僵屍蔽地○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次于遼水文懿遣將軍單衍楊

單一作卑

等步騎數萬遼隧以距之圍塹二十餘里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赴之乃汎舟潛濟急東北斜趣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遁走○魏將郭淮討叛羌其羌師屯白河關白土故城據河距官軍見淮形上流密於下度兵據白土故城擊大破之○蜀將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十六國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

王良



于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仗。泝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驍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悉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垂遣追擊之。盡擒其衆。○東晉末。宋武帝遣將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斜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涪城以備

料

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成都多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乃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滅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將侯輝。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



出東門敗賊三營斬首  
數百級賊雖敗以復還  
合方明

說

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  
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  
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  
迴軍以麾南城卽時潰散○宋劉道濟爲益州  
刺史刑政失中羣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  
方明復僞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  
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  
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西魏  
末岷州羌據州城反魏將獨孤信討之信勒兵  
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并力拒守信因危道趨

嶺留反賊不虞信兵之至觀風奔潰

遠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西魏末涼州刺史

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

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

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遲直吏反未

之頃也襲之事畢然○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

後天明明遲於事耳○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

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

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

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

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

余五



也。乃令軍中修攻河陽頌。理使諒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艘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率眾拒之。祥至。澳古閭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以誘之。使五間並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詐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

示無備設伏取之

後魏將傅永守楚王戍。蕭齊將裴叔業來攻。永填塞外塹。夜伏戰士二千人於城外。曉而叔

兵作卒

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人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兵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逐之。○後周韓褒為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先是高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民既不

王榮



使一作變文

洋恐當作靜

示強

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  
 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  
 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襄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  
 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  
 其衆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便  
 人耳目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清  
 淨待彼之誼譁此治人心者也故太  
 公曰事莫大於必克重莫大於文野

春秋時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于桔扶  
 之門桔扶鄭遠郊之門也又合自純門及遠市

之一作上

曰鄭有人懸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閉暇故  
 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諫言

曰楚幕有烏乃止諫問也○春秋時楚大饑戎  
 伐其西南戎山也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屬楚麋

人率百濮將伐楚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  
 不啓備國中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也蔣賈曰不可

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  
 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

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

國中當作中國

江永學



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

食上下無異饌○春秋時晉文公率諸侯伐楚楚將子

玉從晉師晉退三舍楚師不止晉師又次于城

濮楚師背鄢音鄢陵險而舍阻名文公患之聽輿人

之誦恐眾畏險故曰原田莓莓莫極反舍其舊而

新自謀高平曰原除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莓莓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也

公疑焉疑眾謂已背舊謀新晉大夫狐偃曰戰也戰而捷

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

而內晉軍七百乘鞮呼見鞮與進鞮與兩鞮音五萬一千五百人也在背曰鞮在晉曰晉侯登

山在腹曰鞮在後曰鞮言駕乘備修晉侯登

有莘古國名之虛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蓋以示強終敗楚師○

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觀晉師晉人

使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侯

也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

衣物爲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以揚塵齊侯見之畏

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也○春秋時晉聲子聘楚

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爲謀王

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

鈞聲以夜軍之鈞同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

馬止於腕司字

與一作於

江祥



實虛。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  
隊。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則  
析公之為也。○漢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  
使中貴人從李廣。中官之幸貴者。勒習兵擊匈奴。貴人  
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  
人走。廣曰。是必匈奴射鵠者也。鵠善飛。故使善射者射之。廣  
乃遂從百騎以馳三人。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  
身射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鵠者也。  
遙見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  
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

十世當作千

宋世當作未

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  
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  
前來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  
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  
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遂不敢  
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馬與十餘騎  
奔射殺之。而復還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  
是時會日暮。胡兵怪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胡  
兵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詰  
朝廣乃歸其大軍。○後漢廉范為雲中太守。會

余清刊



軍

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敢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燃火。虜遙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朝將退。范乃令軍中葶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虜自此不敢向雲中。○後漢虞詡爲武都太守，以討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嶠谷。詡卽停車不進，而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臧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何也？

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羣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臧見弱，吾今示強，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先用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從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換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

後一作陳



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襲大破之○蜀將諸葛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魏相司馬宣王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魏延軍錯道逕前當六十里偵昌鄭候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兵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勒軍中皆臥旗偃息不得輒出卷幔開四門掃地却飲酒宣王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趨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還白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為恨矣○後漢末陳登為廣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

其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

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俱

起火互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西晉杜元凱伐吳陳兵於江陵遣牙門管定周二日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郡都督孫歆震恐與吳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度江也旋皆破之○十六國後趙石勒荆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勒驛命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



同此當作同

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  
 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  
 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晉南中郎  
 將同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于武昌敬遂入  
 襄陽焉。○十六國前涼張重華以謝艾為軍師  
 將軍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勒將麻秋以  
 三萬眾拒之艾乘軺音遙車冠白帽音苦洽鳴鼓而  
 行秋遙觀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  
 也命黑稍音朔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  
 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

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  
 後秋軍乃退艾乘擊遂大破之斬秋將杜勳倭  
 漁俘斬一萬三千級秋走馬奔大夏也。○東晉  
 末宋武帝為將討海賊孫恩恩在層瀆海鹽令  
 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宋武曰  
 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  
 可在後為聲援不從是夜宋武多設伏兵兼置  
 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眾萬餘迎戰  
 前驅既交諸伏皆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  
 引退嗣之追奔為賊所沒宋武且戰且退賊既



玄桓當作桓玄

盛所領死傷且盡宋武慮不免至伏兵處乃止  
令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疑猶有伏  
宋武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良以為然乃引軍  
去宋武徐歸然後散兵稍集○東晉末玄桓篡  
晉宋武帝起義討玄使將桓謙何澹之屯覆舟  
山武帝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太  
懼武帝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陳皆殊死戰  
無不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煙塵張天鼓  
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蕭齊  
將馮道根守阜陵初到阜陵理城隍遠斥候有

周進

後  
土一作去

將至者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  
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党德浪反法宗傳堅眼率  
眾二萬奄至城下道根斬壘未固城中眾少皆  
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  
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  
退走○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  
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  
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  
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  
厥得連谷入寇土界數千里測命積柴之處一

卷六

北齊通典卷一百五

三

周進



見龐胡傳

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梁雍州刺史嶽陽王蕭瑒雖稱藩於西魏而尚有二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寶騎二千登樓觀之以為三萬懼而服焉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敗之

後漢初龐胡董憲反與蘇茂倭音依疆倭音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光武時在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

城六十里日日諸將請進賊亦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眾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眾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等到乃率眾軍進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十六國前趙劉曜敗石勒將石季龍于高城今絳州聞喜縣界遂圍洛陽勒將親救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乘



高堠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  
 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  
 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  
 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北向吾事去矣  
 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  
 乘高堠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攻金墉此其  
 無能為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鑿旗親駕  
 必觀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  
 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  
 桃豹等各統見會衆榮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  
 以在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社金  
 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  
 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諸軍至成臯  
 勒見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路出  
 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人于城西彌  
 悅勒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騎三  
 萬自城西北西攻其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  
 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先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  
 貫甲胄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於陳擒曜  
 以徇于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後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魏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梁書卷一百一十五  
 陳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梁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陳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齊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梁書卷一百一十五  
 南陳書卷一百一十五



杜氏通典卷一百五十三  
增入宋儒議論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  
兵法七  
佯敗引退取之  
偽稱敗怠敵取之  
引退設伏取之  
聲言退誘敵破之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設伏引敵鬪襲其營  
示退乘懈掩襲  
敵退追奔  
縱敵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兵機務速  
掩襲

法字一本無下同

杜氏通典卷一百五十四  
增入宋儒議論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明御史後學李元陽仁甫校  
兵法七  
佯敗引退取之  
偽稱敗怠敵取之  
引退設伏取之  
聲言退誘敵破之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設伏引敵鬪襲其營  
示退乘懈掩襲  
敵退追奔  
縱敵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兵機務速  
掩襲



甘言厚幣乘懈襲之

孫子曰佯北勿從

北奔走也敵方戰形勢未衰便奔走而陣兵者必有奇伏

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陣兵從卒亂所以多為變

佯敗引退取之

春秋時晉楚戰于城濮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陣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鬬宜申將左鬬勃將右晉裨將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旂而退旂大旗也又建一旂而退使若天將稍卻者欒枝使輿曳柴而偽

測中之中恐當作中  
偽一作為

公族橫擊之

公族公所帥之軍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

測中

以中軍

之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

敗晉師三日館穀

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春秋時楚將

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鄆鄆將養甥聃甥帥師救

鄆三逐巴師不尅鬬廉衡陣其師於巴師之中

以戰而北

衡橫也分巴師為二部鬬廉衡陣於其間以與鄆師戰而偽北北走也

鄆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

楚師偽走鄆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

然還與戰鄆師大敗鄆人宵潰宵夜戰國秦師伐

趙趙以趙奢之子代廉頗為將拒秦將王齧恨勿

門恐當作開

宵夜下脫園



反於長平。秦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軍，令軍中有敢洩武安君者，斬。馬服子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堅壁，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秦

一本秦壁下更有秦壁字

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時馬服子與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之。軍大敗，卒二十餘萬人降，皆坑之。○漢王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當左，費將軍當右。漢王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孔將軍、費將軍、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餘尚眾，當可稍以恩信傾難，以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

蔡信德



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百。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戴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少却。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東晉末。齊神武薨。子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一一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誠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

○西魏  
遣將史寧與突厥木汗可汗同伐吐谷渾。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乃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為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吐谷渾。周王率衆逆寧。寧擊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王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



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偽稱敗急敵取之

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玄與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息玄感與數千騎乘之玄兵由是大潰

引退設伏取之

春秋時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軼突也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戒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

君為三

典作以

一本死以下六字在註末死上有殄字

無繼矣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聃逐

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殪於計反死也衷竹仲反○為三部伏兵

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我而速奔以遇三伏兵至後伏兵起我還走祝聃逐逐之我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春秋時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

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

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子為三覆以

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

師○後漢末荊州牧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

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

蔡榮



觀一作觀

追一作進

川

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觀見，救至乃退。○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丘，晉將郃續使文鴛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鴛弗能追，屯于景亭。兗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十六國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州，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率騎禦之，興遣其將

姚文崇拒戰，勃勃偽退，伏以待之。興將姚掬生等追伏兵夾擊，皆擒之。○後魏萬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掠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千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為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



騎一作馳

降步

淺可濟之處。兵便騎馬東出以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設伏兵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崗。東兵乃迴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卒萬餘。○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二萬來救。太宗自率騎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趣武牢。四月建德自滎陽西上策壘千坂渚。太宗以五百

出武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伏李勣程

金秦叔寶黷五巧反令尉遲敬德執稍建德壘下大

呼致師。賊衆大驚。撓出兵數千騎。太宗遂巡漸

却。遂引賊以入伏內。李勣等奮擊大破之。獲其

大將殷秋石瓚昨旱反斬首數百級。

聲言退誘敵破之。

後漢西域莎車國王不供。將兵長史班超發于

闐踈勒諸國二萬五千人擊之。莎車求救龜茲

王。遣將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

諸相及于闐踈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莫如各解

龜茲下本更有龜茲

將

承天寺



散去于闐從此東歸長史亦從此西歸夜半聞鼓聲便發衆皆以為然乃陰緩所擒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王聞之喜使其將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遮于闐王人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兵至鷄鳴馳赴莎車軍營掩覆之胡皆驚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降○十六國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因泣歎曰死中復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雅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

注一有大字

故恐當作破

步接

音門

有一無

主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敢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鬪况乾歸而可覩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部騎相樓徐俟諸軍大集可以一舉滅之延不從戰敗死○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李士業於酒泉先攻浩閼音豐音盤音於帳前蒙遜笑曰太乙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迴師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豐將進軍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

兵法

杜氏通典卷百四

齊永清



潛軍逆之。敗士業于懷城。遂進克酒泉。○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宋武帝爲將築城于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宋武獨深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宋武所在。曰。夜已走矣。信之。乃率衆大上。宋武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後魏大武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東來。沙塵昏冥。宦者趙兒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動。入將士饑渴。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

何言歟。千日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入。豈有常也。帝從之。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漢王遣將韓信擊趙。趙師拒于井陘。信與趙軍戰良久。棄旗鼓走。趙空壁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騎持漢赤幟。從間道依山潛伏。候趙壁空。馳入。乃拔趙幟立漢幟二千。趙軍旣攻信不克。歸營見之。遂驚潰走。○隋末羣盜起。隋將張須陁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萬。須陁率萬人勢



素

力不敵去賊六七里地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眾若出營內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叔寶與羅士信皆曰願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於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散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擊逐之大破賊眾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

設伏引敵鬪襲其營

隋末李密擊宇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世充在東都乘其弊而擊之率步騎三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眾遲明度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遽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兩軍以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示退乘懈掩襲

垂三字本文

三作二

師下一有字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懈公乃密遣驍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後魏將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為副師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掩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

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弒遂舉兵倡義諸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國魏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感所在響應未可易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且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



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頓城西聲云將  
 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  
 遂破擒之○西魏末宕昌羗獠甘作亂逐其王  
 彌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羗  
 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  
 之乃揚聲欲還甘聞之復招引叛羗依山起柵  
 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羗入吾術中當進兵  
 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羌之聚散無常依據山  
 谷若今追討恐引入吾城且彌定還得守藩將  
 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定能制之以此還軍策  
 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棄  
 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為比觀諸君  
 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眾寧豈不能斬邪遂進  
 軍獠甘眾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并獲鞏  
 廉王○隋遂州獠反隋將周法尚討之軍將至  
 賊棄州城走散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  
 使慰喻假以官號偽班師自行二十里軍再舍  
 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聚飲相賀法尚選步  
 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敵退追奔

畫下首歸柵二字



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  
 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  
 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之言至於  
 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亟紀往  
 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戰果以勝還問詡  
 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及以敗卒擊  
 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曰此  
 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  
 公必自繼後追兵雖精兵既不敵彼士亦銳故  
 知必敗曹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

繼一作斬下同

軍

已破將軍必輕車速進留諸將繼後諸將  
 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  
 大服○後周大將晉公護東伐高齊遣將尉遲  
 迴圖洛陽為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於  
 却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  
 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敗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  
 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  
 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七眾一旦棄之  
 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齊人不慢和○大唐魏  
 公李靖兵法曰諸戰銳等隊打賊敗其駐隊隊

而衛



別量抽驍健二十人逐北其輜重隊遙叫作聲  
援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趁賊退不得過百  
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

縱賊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孫子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言水性柔

皆出急疾之流激得其勢下鷲鳥之疾至於毀

折者節也折發起計敵如鷹鷂之所攫撮也必挫

之節也三子曰鷹鷂者皆由伺候之明激得屈折

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故能

擇入而任勢也權變之明能簡置於勢者其戰

入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言勢

危則安投之危地則方則止圓則行任勢自然

形由兵勝故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

者勢也言形勢是以善戰者其勢險險猶其節

短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如驥弩節如發機在

內不遠發則中驥張也言形勢之驥如弩之張

以所擊之易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

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軍

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示亦遠近其道

故迂其塗示之而誘之以利從遠道敵至於應

心下有能字

三恐當作王

投

方圓之圖當作圓

勢

一便下有勢字而作則

而迴之而一本無  
應下一有爭字

以



法 杜通卷百五十四 古 陳琳

得一無

遲

襲

三下脫將字

歷下同

所下脫歷敗字

從其近皆得敵後入發先入至明於度數先此  
情証之以利知遠近之計此  
先知迂直之計者也是以軍爭為利眾爭為危  
善者則以得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舉軍  
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失之則危也舉軍  
而爭利則不逮其利則道也舉軍悉行爭赴是故  
卷甲而趨利則日夜不處行不倍道兼行百里  
而爭利則擒三將軍若慮上二事欲行速疾卷  
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勁者先罷  
者後其法十而一至百十里爭利非也三軍皆為  
也有二人至軍五十里而爭利則感上將軍其法  
以半至感猶挫也前軍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

一本高齊以下在上文孫  
子曰之前  
服下首秦城二字

之二至道至近者多故無死敗古者用師日行  
至以是知軍爭之難○高齊將段韶與左丞相  
斛律光率師伐後周五月攻服周人於姚襄城  
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  
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潛渡河告姚襄城  
中令內外相應渡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  
合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  
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一城地耳  
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破服秦城併加力以  
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為然遂圖定陽其



城主揚範固守不下。韶登山以觀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其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眾。

兵機務速

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口口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曲。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二戰皆北，其銳氣衰，三

志一作意

智

城

往一作佳

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志。且布之謀，羊陳嘗有志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城，潰生擒布。○蜀將諸葛亮伐魏，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勸宣王分軍往雍，郃音為後鎮。宣王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遂進軍，喻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芟上邳。古攜反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少，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



拒作遇

解

拊恐當作新  
因一作固  
宣下脫王字

夜赴之亮觀塵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  
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  
漢陽與亮相拒宣王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  
騎創之兵纔接而亮退○蜀將孟達之降魏也  
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於是連吳因蜀  
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宣秉政恐達速發  
以書安之給音達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  
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  
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  
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

杜預通鑑卷百五十四

十六

陳勝

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寨以救達宣王分  
諸將以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死去洛八百  
里去吳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此相  
反復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  
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  
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  
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水柵以自  
固宣王度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  
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  
十六國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荀曜據逆

天去

杜預通鑑卷百五十四

十七

蔡榮



萬堡密引符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矍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果大破之。○姚萇與符登相持未解。登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互湖萬人攻萇。將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

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十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圍。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咸，甘言美說，以成奸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互湖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恠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數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以弱。潛遣



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長遣將王超等率步騎擊之褐飛眾大潰斬褐飛惡地請降長待之如初○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纂迎戰敗走信令忠為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隋末高祖義師發太原次靈石縣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史裴

高宗當作高祖

之

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頓霍邑屈突通鎮河東二人同心非造次可進欲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便即班師將恐義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為賊爾何以自全高宗乃止太宗引師赴霍邑遂平老生○大唐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果其將宋羅喉來拒大破於淺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思曆反塠反以乘之仁果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氣阻無敢進戰其驍將渾翰等數人

朱仕啓



俱此當作具

仁杲

追

兵

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太宗俱知賊中虛實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因縱辯士諭以禍福未遇遂開門降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尅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追之使其計不暇以發故尅也羅喉恃往前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來戰吾雖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遠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

君也當作軍

迫

便來可盡矣且其兵眾皆隴西人一敗被逐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塢自虛我君隨而追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算諸君盡不及也○武太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盤屋尉魏思溫為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繫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但宜早度淮北親率大眾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

朱仕啓



乃一作方

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爲良算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溫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奔乃欲度淮率山東之衆以取洛陽必是無能成事命也可知敬業尋以悔之所以遂敗○衛公李靖兵法曰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誠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壑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

暫

睦

恃恐當作持

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亦有所得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欲輯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之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掩襲

後漢末廬江太守劉勳理皖城今同安郡恃兵強士

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

有江右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

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

路由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繚國富廩實

吳女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取之

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

願舉敝邑躬率士衣以爲外援勳然之劉曄諫

曰上繚雖小而城坐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

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

孫策多謀而用善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

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音低羊觸藩羸力爲反

其角不能退不能進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興

師伐上繚其廬江果爲策所襲勳窮蹙遂奔于

曹公○後漢末袁紹將許攸降曹公言曰今袁

氏輜重有萬餘兩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

不慮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曹公

喜選精銳步騎皆用袁氏軍旗幟銜枚縛馬口

夜從間道出入把束蕘薪所歷道有問者曰何

燕弗忍

女作娃

左作左

用善恐倒置

曹公一作公大

人



之曰袁公恐曹操掠鈔後軍還兵以益備聞者  
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  
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紹故敗○後漢末蜀  
將關羽遣糜芳守南郡羽領兵圍樊吳主遣將  
呂蒙屯陸口蒙外假恩信厚與關羽結好羽多留  
備兵南郡恐蒙有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  
兵必恐蒙圍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眾還建  
業以理病為名羽聞之必徹備徐以大軍浙江  
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易擒耳吳江  
表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羽果稍徹備而悉眾

浙愚當作浙

主

成 郡

樊城蒙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漢表  
問人以理征棹達曙兼行過羽所置屯卒輒縛  
之羽遂大驚師次于南鄉襲奪其城羽吏士攻  
樊城未下聞城已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  
時是後鬪兵稍稍而散羽竟為吳師所擒荆州  
遂平○東晉武帝秉政劉毅為荆州刺史每多  
異同之議裕率兵討之遣裨將王鎮惡先襲至  
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  
揚聲劉蕃上先是毅稱病表請從弟兗州刺史  
為副毅謂為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

是後一作與復

晉當作晉  
武上脫米字



餘一作許

船步上。小將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乙。  
士率之對舸岸上。豎六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語  
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次又  
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  
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  
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親將  
朱顯之。與十餘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  
何人。答曰。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  
在後。顯之既至。畢後不見蕃。而見軍人擔彭排  
戰具不入。又遙見江津船艦已被焚燒。煙焰漲

陣一作隊

攻金城下一本有南門敵金城  
五字

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  
城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悉被火  
燒矣。行命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  
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大開城東門。大城內毅  
凡有八陣。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迴擊  
射堂。前軍攻金城西門。鎮惡入東門。便直西擊  
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將士。猶有六  
隊千餘人。食時就鬪。至中晡。西入退散。及歸降  
畧盡。鎮惡入城。便因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  
金城內亦未信。裕自來。鎮惡至。軍人與毅東來



賊一作戰

將士或有是父兄弟中表親者。鎮惡因命關且共語。眾並知劉裕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廳事前陣散潰。毅左右兵猶閉東門。閤拒賊。鎮惡慮暗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統金城。開其南面以退。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餘人。開北門突出城。於佛寺自縊死。○大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進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迴。不煩轉運。彼多瘴厲。無宜久留。大非川嶺上寬平。足堪置棚。可留二萬

陳勝

人作兩棚。輜重並留棚內。吾等輕銳。借道掩其。衆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眾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甚眾。收其牛羊萬餘頭。

甘言厚幣乘懈襲之

東晉初石勒偽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曰。浚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勒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蒯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畜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

曰此當作白

蒯必當作蒯

伏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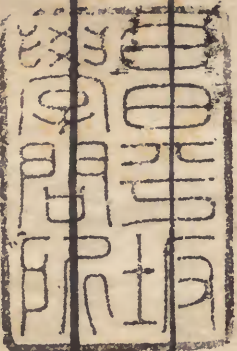
成當作或

遷

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成起，勒入城，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陷幽州。○梁末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延仕據大皇圖逆，召高梁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為反耳。頃者京師危迫，羽檄徵兵徧於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訓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追君兵衆，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脫于前，泉願且勿行。」遣使譎之曰：「身疾篤，請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為君取之。如

將作自

夏鞏耳。寶從之。於是沈氏將千人，皆藏寶，疾擔雜物，唱言琛貨。先書報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沈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費。」廷仕大悅，出迎沈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廷仕脫身而遁，沈氏入據其州，盡收其衆。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四







